

一吨炭的故事

□雪樱

二十五年前的那个秋天，我正式成为小学生。开学前一天，父母带着我去学校报到。花裙子，白球鞋，我蹦蹦跳跳，兴高采烈，内心盛满说不尽的期盼。父母却略显沉重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

母亲来自农村，我随她户口都是农业，学校要求入学必须是非农业户口，我就这样被挡在门外。

在成人眼中，耽误孩子上学是关乎一辈子的大事儿，砸锅卖铁也得让孩子上学。因此，上学前班的时候，父母就开始为我的上学奔波。

那个时候，父亲每月工资二百多，根本不够养家糊口的，而且父亲耿直木讷，不好求人，好在亲戚帮忙托关系，才从公安局那里得到一个准信：“今年户口就能来，回去等着吧。”左等右等，漫长的夏天都过去了，开学的日子临近，父亲碍着脸面去问，等来的是“名额被别人占了，等下一年吧。”

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再着急也没用。学校与我家一条街之隔，十分钟的距离，竟变得如此漫长，望不到头。小学校长就住在我们大

院，父母带我登门拜访，表面上一团和气，实际上是不表态，也不拒绝，让人模棱两可。

父亲如热锅上的蚂蚁，茶饭不思，只能硬着头皮再去找，往往往返，他不知跑了多少回，校长终于发话了，提了个条件：先给学校解决点实际困难，买一吨过冬取暖用的炭，再交一年借读费，孩子就可以入学。听到这里，父亲喜出望外，拧在一起的眉毛顿时舒展开来，有什么早说不就得了，何必转这么大的弯子。

那个年代，买炭不是有钱就能买，供应有计划。父亲登门找燃料公司的老同学帮忙，弄来计划内炭的票据，然后又从厂里借来三轮车，连夜排队买炭，装车、卸炭都是自己，不像现在打个电话就能送货上门。我依稀记得，用了整两天的时间，父亲才顺利完成任务。父亲自幼落下残疾，不能干重活，他是怎么拉着满车亮晶晶的黑炭爬坡过坎，又是怎样把炭一点一点运送到学校操场，我不知道，每每想起这一幕，我就忍不住泪水打转。

当我跟着父母来到一楼的教室

门外，前来报到的家长和孩子早已把门口围得水泄不通，里三层外三层，根本挤不进去。父亲在走廊头上等着，一声不吭。教室门上贴着入学新生的榜单，家长们瞪起眼睛寻找自己孩子的名字，“找到了，找到了！”那种感觉堪比中彩票；而母亲眼睛盯着找来找去，独独没有我的名字，一次次挤进人群，一次次落空，她的心凉了半截。难道校长又变卦了？我的泪水不争气地顺着脸颊流淌下来，上学路上的快乐一扫而光。此刻，父亲拽起我的手，大步流星奔向二楼的教务处，询问情况，主任一脸惊讶，“孩子被分在一年级二班了，明天来上学就行。”事后，再去教室门外看张榜，人群散去，空荡荡的，我的名字孤独地站在一角，等着我来认领。原来刚才被人群遮挡住了，一场误会，我们才松了口气。

第二年，母亲和我的户口就来了，望着户口本上“非农业”三个大字，我五味杂陈，是说不出的心酸与惆怅。一吨炭换来的入学名额，我终生不忘，也激励着我发愤图强，早日成才。

“造反有理”

□苍白的芦苇

我家宝宝每次开学都有故事。初一秋季开学第一天，她就告诉我玩COSPLAY，并罗列了近期的活动日程，都是费时费钱的活，她非常激烈地要求我同意。

开学第一天就给我这样的下马威，我自然不能屈服，态度强硬地拒绝。双方对峙，拉锯战太久，表面上我凶神恶煞，其实我内心疲劳至极，我快扛不住了。最后没办法，只剩下最后一步棋了——向她的新班主任求救。这个我甚至还没见过一面的班主任担当了最后一道防线：她同意孩子在开学典礼上向班级同学展示自己的舞蹈。一场“暴乱”才暂时被镇压。

初二寒假过后的那个开学更是闹得凶，堪称我们家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动荡。

一个月的假期，她说了几次要染发，被我拒绝了。没想到开学前一周她和同学出去一趟，回来头发发黄的了，也有卷了。

学校对仪表有明确规定，不允许头发烫染。还有短短的一周就开学，这时候染发，脑子是坏掉了吗？我气得不行，历数她的坏毛病，家里顿时鸡飞狗跳。我们夫妻之间以往积攒的怨气也借机爆发，一时之间这个家的存亡岌岌可危。

我们仨都把坏脾气发挥到极致，甚至殃及到家里养的一只猫。孩子爸爸要把猫扔掉，孩子表示猫在人在猫亡人亡。在爸爸歇斯底里的叫嚣声中，孩子拉起自己的行李箱，书包里装上猫，身无分文地离家出走了。

老师找我了解情况，从侧面纠正我跑偏的教育思想。最终老师只和孩子谈了一小会话，孩子就同意去修理头发了。

今年暑假刚开始，孩子就跑去染了个樱花粉的头发。这次事件缘由是我上学期答应她放假后马上去染，开学前再染回来，没想到长长的一个学期之后她依然记得。

送孩子上学的父亲

□魏今晓

那一年，我考上了本地的中学。虽说学校在本地，但离家也有十几里。

开学的那一天，父亲并未开车去送我，而是早早地让我收拾行李，叫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去。我心里颇不愿意，心想家里有车，为什么不送我去呢。

在陪我去公共汽车站的路上，父亲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。

那是父亲亲历的事情。那时父亲刚考上初中，一个寄宿制学校，离家有几里路，他自然是自己到了学校。虽然那时是秋天，但天气很热。报完到，帮着班主任忙里忙外的父亲看到了一幕，只见学校门口，来了两个人，一看就是父子二人。前面一个学生把手抄在口袋里，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走着，嘴里还吹着口哨，而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位长者。长者肩上是一个扁担，扁担两头是被子等物品。物品很多，看上去也很重，老者步履蹒跚，走起路来一晃一晃

的。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汗珠，看上去那么让人心疼，让人同情。报到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了挑担子的是那位同学的父亲。

父亲告诉我：这位让父亲挑担子同学的出格行为，让大家一下都记住他了。

父亲所读的寄宿学校，一周回一次家。从那以后，每次返校的时候，依然是这位老者挑着担子送孩子上学。那位同学是沂南县的，离我们蒙阴有几十里的山路，经常看到这位老者身上被汗水打湿。有一年雪天，还看到他身上有摔倒在地下留下的泥巴的痕迹。而这位同学依然是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走着，身体一晃一晃的，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。

我听到这里气得肺都炸了，说这样的人真是不孝顺呀。

父亲说是呀，因为他不孝顺，大家都因此看不起他，没有人愿意和他交朋友。

说是樱花粉，理发师手一哆嗦染成了很鲜艳的粉红，走在大街上，上到九九岁下到刚会走的路人百分之百的回头率。这头全城独一份、丑到没朋友的红发，无论打车、点餐，都能获得最快的服务。

眼看要开学了，孩子对自己的红发越来越眷恋。开学还有一周时，我就在心里敲起了小鼓，怕她耍脾气，青春期的她是不按常理出牌的。开学前两天，我再次催问，她终于跑到超市买了染发剂，一个小时就把头发染回来了。看着她黑黑的头发，我终于放心了。

孩子每次开学都不一样，她诘问我为什么老是想操控她。是吗？其实我想的是，在孩子的反抗中我已经意识到我以前强烈的控制欲，是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灌输给她，但现在我让步了。我们之间敌进我退敌退我进，最后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相安无事，就这样慢慢的，孩子大了，父母老了。

我说严重鄙视这种人。父亲说：“是呀，孩子是可惜的，是应该鄙视的，但是父亲也不可原谅。父亲不应该溺爱孩子，不应该惯孩子。否则，孩子的可惜也有父亲的原因。”

那一个开学季，我与父亲你一句我一句交流着，不知不觉来到了公共汽车站，我一个人上了公交车，自己提着沉重的行李去了学校。我想，父亲与我讲起他中学的这件事，是有深刻用意的。事实上，在以后，我做事情的时候，都会考虑到爸爸妈妈的感受，能自己做的事情一定自己做，绝对不做不孝顺的事。

人生的路靠自己走，父母不会陪你一辈子，所以能孝顺父母时一定要孝顺。那个开学季，这是我心里想的，以后我也是这样做的。

感谢那个开学季，感谢父亲给我讲他中学开学季的故事，感谢他狠下心，勇敢地让我自己独立地开始我的中学。

第一天

□何昕

时隔九年，女儿第一天上学的情景依然非常清晰。

早早起来，准备好早餐，把睡梦中的女儿叫醒，吃过饭再检查一次书包，然后把温开水装入保温杯。出门前又检查了一遍，唯恐有遗漏，让孩子不知所措，留下心理阴影。在校门口，把书包背上小小的肩头，再次叮嘱她：要记得及时喝水，课间休息时上厕所，上课认真听，中午到说好的地方等待托管所的老师接……女儿一脸茫然地点头。当然，不是只有我如此。环顾四周，对着孩子千叮咛万嘱咐，就是一年级新生家长最明显的标签。

眼看着小小的身影走进校门，很快淹没在人群中，心里一下子没着没落的。想起她的教室在一楼，在围墙的栏杆外边能看得到，于是转到教室的窗子后边。此时，教室还在混乱状态中，很多没有撤退的家长还恋恋不舍地站在孩子课桌旁。凭着母亲的本能，一下子找到了令我牵肠挂肚的小孩。正在静静地坐着，眼神怯怯地打量着周围。班主任老师走进来，温和地请家长尽快离开。有老师在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放心地离开了。

到了中午时分，忍不住再次来到校门口。小雨中看着女儿和很多孩子排好队，然后跟着托管所的老师回去，亲眼看到她在餐桌旁坐下，吃下那已经微凉的饭菜，我才离去。

现在想来，当时的我甚至有些可笑，在孩子最初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时，种种不必要的担心。幸好，这样的日子仅此一天，这样多的关注再也没有过。与其说是理智，更多的是无奈。因为忙于工作生活，我不可能将过多的时间倾注到孩子身上。后来的日子，我逐渐放手，洗漱、整理书包、坐公交车，让她自己独立应对。

女儿今年上高一，开学前的准备都是她自己完成：网上注册、需要的书面材料收好、提前预习教材等。军训第一天，她自己骑自行车到了学校。今后的日子，只需我很少的参与和关注，几乎都要靠她自己了。

遥想九年前，那个怯怯的一年级新生和满怀担忧的母亲，我颇多感慨。龙应台的《目送》，写尽了每一次与孩子分离时，所有母亲复杂的心情。而在步入学校的第一天，这种感觉尤为强烈。每一个母亲都要经历这样的心路历程，感受与孩子的爱别离，目送着孩子在自己的视线中越走越远。

相信每一位家长心目中孩子理想的样子，都是各方面足够强大，不管是身体、精神还是学识，最终能离开自己的庇护，独立幸福生存。纪伯伦说：孩子虽是借你而来，却不属于你。一点点放手，一点点长大，从成为小学生的第一天，正是放手的开始。一点点积累，一点点成长，我们最终会发现孩子的华丽蜕变。千万不要让狭隘的母鸡之爱，捆住孩子的手脚，使她们裹足不前。

开学记

投稿邮箱：
qwbxz@163.com

